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三十四回 余妖仙施威傷將 劉佳人抱病出師

詩曰： 由來妖道不明天，已見摧殘復向前。
李煜終然臣服宋，傷生祇為信邪言。

再說余兆到得唐城，唐主煜不知他初到有何奇能，正要道他督兵與宋法力之士見對一陣。然余兆初來亦要立個得勝戰功，好待唐主敬信，文武悅服。不一刻，統領三軍殺來壽州城外喊戰，指名劉馮二人出戰。報入城中，當日正遇劉金錠又罹小疾，在床不起。當時祇有馮茂請旨出陣。宋太祖想來，唐兵不出對敵七八天，今又復來討戰，必有強來的，抑或妖道另有奇謀來赴敵，不可馮茂一人獨出。有銀屏見丈夫獨出馬，請旨願同赴陣。太祖允準。當時夫妻並馬押兵出城。唐之余兆早排隊伍以待，一見城中大隊宋兵，沖出一員女將，甲服鮮亮，麗艷豐姿，意是劉金錠出陣，正要與余師兄雪屢敗之辱，大喝：“來的丫頭可是劉金錠否？”艾銀屏未答，後面馮茂見不是余鴻，又是別的一紅臉道人，遂沖近接言曰：“不必定要劉金錠收汝除野道之命，吾今夫妻難道不足取汝首級乎？”余兆一望後陣，祇見黑鴉上坐著一孩童，出此言。即冷笑曰：“汝言是一對夫妻，真乃俗言醜鬼伴觀音也。但目觀汝宋朝不能成大事者，來的手下將官是甚麼七手八臂的巡天神帥、降世那叱，原不過用的非粉面油頭，定是侏儒矮渺，此來形穢者，祇好與吾唐邦將士數陰毛、舐豚稚之穢事。何得在陣中馳騁耶？”馮茂怒而喝曰：“好野道！難獨認不得汝祖宗爺黃石公高徒？今要將汝這變未完的畜生定誅不赦！”言畢，雙玉尺打去，兆亦雙劍相迎，一連混殺，將兵相對勝負未分。

銀屏運兵直沖，唐陣散亂。余兆一見，將寶劍向南一指，一團連天烈火，向宋陣上吹來，燒得宋兵大敗而走。燒傷太多，勝中反敗。唐兵追殺，當時火勢騰騰又向馮茂夫妻燒來，妖道劍指之處，火即飛來。馮茂看來不好，即駕上火鴉高飛而去。銀屏一驚，祇道丈夫被火燒傷奔走了。又見火沖面吹來，祇取出捆仙索祭起來擒妖道，不料仙索反被烈火燒斷。銀屏祇得急收兵，敗走入城。奏知聖上，又憂丈夫逃去，未知被人所燒害否？不一刻馮茂駕火鴉從空落下，方知妻身敗回，傷兵四千人。當時馮茂又見銀屏妻已被邪火燒傷些花容，又聞仙索被燒斷了，實不勝忿怒。復請出戰，太祖不許。祇命高、曹、張、石四將嚴守四城，預備御敵。且待金錠疾痊，協同開兵。旨意下來，馮茂夫妻祇著回寓調理火傷，按下不表。

再說余兆見宋師敗陣，馮茂駕雲走脫，得勝帶兵而回。唐主見余道人一勝宋師，敗了矮將，想此人是宋之法士，屢與余軍師作對，且被他將法物毀的毀壞，盜的盜去，今實喜得敗他。惟有余鴻倍加喜幸，敗此矮賊，大感師弟雄才法力，正乃少雪山人之恨也。

住語唐人喜勝賀功，到次日，余鴻見有助佐之人，復領兵丁日日來宋城營中罵戰，恨不能一刻滅卻趙宋，爭奈宋祇是閉關免戰。二妖道屢日來城攻擊，四城亦力守不出一卒。一天，有鄭印在城樓守御，聞道人罵戰猖狂，忍不住大怒，急跑大殿，請高王元帥發令出敵。太祖止之曰：“馮茂夫妻，法力亦不在御侄之下，又已敗回，御侄斷不可恃勇出馬，此妖用的邪火傷人利害。”有引鳳曰：“妖道所用南方丙丁真火，聞污穢可破解，可取犬馬血，令軍兵向火漂射灑去，必可撲滅了。”太祖聞說，姑且準行。

高元帥發令又戒他夫妻須要小心，見機應變，不可戀戰云云。夫妻領令出城。兩軍相遇，余兆方知來將是鄭印。余兆曰：“鄭印，汝為人，不分德怨的木偶人也！吾師弟兄，祇因汝父被不情君妄殺，是至託足於南唐，不惜辛勞，置身殺戒戎馬之地，與汝父雪恨，不料仇將恩報恩將仇恨報，豈非有目無珠者？況汝非山人對手，可令劉、馮出馬，早除滅他，好待南唐成功，山人復歸修行淨土。”鄭印曰：“吾父雖然被殺，惟巨子無復仇君父之理。安容汝等借事生端，傷害生民塗炭，罪愆非輕。敢來弄脣播舌，煽惑強詞，強為他人俗事，果何益哉？且汝數百年苦煉，幾登仙籍，豈可再墮殺戒，以棄前功，敗於將成，深為可惜！即速回山，修煉以補日前妄行之愆，可以免墮落深坑魔窟。”余兆聞印一番透根徹底之言，大怒，雙劍揮來，鄭印大刀架開。少刻，余兆將寶劍祭起，一指南方，又是烈火連天，飛炮一般燒來。引鳳令眾軍士齊射犬馬穢血，高空洒去，登時烈火熄滅。鄭印一見破他烈火，即抽出打仙鞭一擲，當空打下來，打在道人左膊肩，喊聲痛殺，已打落蟾蜍獸。鄭印趕上，大刀正要砍下，余兆一驚，負痛將蟾蜍一拍，已穿入地土中去了。不一刻，在地復出，大罵：“可惱小賊，打了山人一鞭，誓不饒汝。”在腹中運氣，吐出內煉成真火一團，對宋陣捲去。此回不是犬馬穢血所能破滅，他五內煉成三昧真火，火毒以成。當時鄭印夫妻見穢血不能消熄烈火，恐被燒傷，即帶兵逃走入城，五千兵傷卻二千餘。太祖越不敢用兵，命將倍加緊守四城門。

當日出師已將三載。有隨軍文武，內中有文臣年紀高邁者，厭日久羈於軍旅中，不覺屈屈不暢。有詩恨之曰：

滄溟東望郁煙埋，盼捷空將老眼揩。
討賊自慚張叔夜，治軍誰似李臨淮。
漁鹽海島驚風鶴，卒伍山村御虎豺。
何日盡教烽燧息，早紓宸慮慰民懷。

此詩是內中文臣傷亂所作，行軍日久，不能如古之名：王者之師，一出而天下平服。今擒捉放縱一妖道，一道又來，正憂慮著勝敗無常，他日未知鹿死誰手。惟劉佳人疾病數天，有君保見妻疾未痊。余道人連日頻來罵戰，連敗兩陣，又增一妖道助唐，觸起心情不安，不覺長歎一聲。當時金錠病略起，病中初醒，耳邊聞丈夫嗟嘆長聲，即徐言曰：“丈夫勿因妾一時微恙，日見耽愁，此小小患疾，誰能概免？且放寬懷，祇恐憂來有傷貴體，反慮妾不安也。”當時又見公子皺眉不語，未曉因由，金錠乃多心女娘，再三細詰。當時君保本不說出，誠恐劉妻勉力出陣，後被金錠再三追詰，不得已，遂將余兆先用邪火殺敗馮茂夫妻，後用真火打退鄭印夫婦，兩次傷兵七八千，今天天討戰，要賢妻出敵，比拼高低，一一說知。金錠聽了大惱，推枕矍然而起，即要出陣。君保阻止不住，悔恨失言。祇能眼看妻身披掛，上奔帥堂，請公公高王爺發令。太祖亦以甥媳疾方未痊，不宜輕出。金錠曰：“臣甥媳承陛下聖恩，又奉主上公命，生擒討逆，已將微軀置之度外。今敵人城外辱罵，君憂臣辱，臣甥媳豈惜此微疾之軀，受敵所辱，斷不耐煩也。”太祖也止不住，祇得下令協同各女將同出掠陣。當時余、陶、羅、艾、蕭眾女英雄，盡隨而出。

余兆此回，各通姓名，方知金錠出陣。戰鬥一刻，余兆想來，用南方五行火，未必燒得金錠，運氣吐出三昧真火吹來。金錠口念有詞，對北方王發真水，以致致雨淋漓，將烈火灑滅。余兆想來，利害丫頭，竟連真火也消熄了，怪不得師兄法力精奇，也難敵他，大喝：“賤丫頭敢破山人真火，看寶劍取爾。”手一拋，飛出一口寶劍起在空中，一刻間化作千千萬萬滿天叮當響振，燦燦光輝向金錠紛紛落下。眾人皆驚，金錠取出神鞭一拋，當空擋住，不知二人鬥法，何人勝負？下回分解。